

根本政治制度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年9月15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此前，一直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能。

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1226名代表（实际到会1210名），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经过普选产生的。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主席的中央选举委员会。1953年4月，各

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开始。各地分别采取无记名投票、举手、豆选等方式进行选举。毛泽东等于1953年12月8日晚在北京西单区中南海投票站参加了投票。

这次普选选出了各民族、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包括工业战线的劳动模范王崇伦、农业战线的劳动模范李顺达、耄耋老人齐白石、刚到选举年龄的青年女工郝建秀以及少数民族代表、归国华侨代表等。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顺利开幕了。会议通过了刘少奇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等一系列法律。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大会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9月28日，会议胜利闭幕。这次会议是我国人民民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以一届人大为标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正式确立。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 李克强 11 日在京会见贺一诚，颁发任命贺一诚为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国务院令，韩正主持仪式
 - 李克强 11 日在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紧扣群众关切进一步保障好基本民生，决定出台城乡居民医保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报销政策，减轻数亿患者负担，部署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更好满足老年人健康和养老需求
 - 李克强 11 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 李克强 11 日在京会见日本经济界代表团并座谈
 - 栗战书 11 日在京会见摩尔多瓦议长格雷恰尼
 - 统一战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座谈会 11 日在京召开，汪洋出席并讲话
 - 赵乐际 9 日至 11 日在河北调研时强调，坚持守土有责，强化精准监督，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 王岐山 11 日在京会见奥地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前总统菲舍尔
- (均据新华社)

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海军工程大学举行

本报武汉9月11日电 张静、特约记者熊峰报道：9月11日上午，“时代楷模”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受邀在海军工程大学作报告，2019级全体新学员和机关干部、职工共1700余人参加报告会。

报告会上，5位报告团成员用朴实的语言、生动的事例、真挚的情感，从不同侧面和不同角度讲述了老英雄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用朴实纯粹、淡泊名利书写精彩人生的先进事迹。

“老英雄的事迹精神感人至深，催人奋进。”听完报告，该校干部罗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作为军人，一定要学习老英雄英勇善战立军功、平常心看军功、深藏功名不居功、本色不改立新功的崇高品格，坚定爱党爱国情怀，自觉投身强军实践，奉献强军事业。”

2019级新学员在报告会结束后的讨论交流中纷纷表示，要像张富清那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觉把奉献精神落实到从军报国的实际行动中，争当“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为强军事业奉献青春和力量。

(上接第一版)

这里，也是高伯龙院士奋斗了一辈子的“战场”。有关他的一切，都可以从这座楼讲起。

20世纪60年代，美国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激光陀螺实验装置。激光陀螺，被称为惯性导航系统的“心脏”，是飞机、舰船、导弹等精确定位和精准制导的核心部件。

这一科研成果引发世界震动。那时，已过而立之年的高伯龙是哈军工的一名物理教员。当时的他并不知道，10年之后，他将与这枚小小的“陀螺”共同高速旋转，直到生命尽头。

“搞激光陀螺，对我来说是一次艰难的选择。因为，你生活在高山上，必须学会爬山而不能想着去游泳。”多年后，高伯龙院士这样描述自己的选择，“一个人的志愿和选择应当符合国家的需要”。

把国家的需要当作自己的需要，把国家的选择当作自己的选择。这是高伯龙院士给出的人生答案。但回顾院士一生，激光陀螺并不是他答案中的唯一选项。

少年时代，日寇入侵，神州板荡。高伯龙辗转三地，入读8所学校才上完小学。一路颠沛流离，一路兵荒马乱，高伯龙看在眼里，恨在心中。他在给妹妹高长龙的信中写道：“我现在虽然还没有枪，但用拳头也要把敌人打死。”

深受父亲的影响，热爱数理的高伯龙发奋学习，立志以科学报国、强国，最终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不久，决心在理论物理领域干一番事业的高伯龙，迎面遇上大时代——刚刚成立的哈军工急需教师骨干，一纸调令，高伯龙成了哈军工的一名物理教师。

彼时，高伯龙念念不忘的仍是理论物理研究。在哈军工执教两年后，他报考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并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得知情况后，哈军工首任院长兼政委陈赓大将专门把高伯龙请到家里吃饭挽留。后来，高伯龙对自己的清华同窗杨士骥说：“陈赓院长请我到家里吃饭，我就知道走不了。”

从前半生魂牵梦绕的理论物理，到后半生倾力投入的应用物理，个人命运之河的偶然转折，成就了一项科研事业的全新起点。

1970年，哈军工迁往长沙，后来更名为国防科技大学。就在哈军工南迁的2年，科学家钱学森将两张写着激光陀螺大致技术原理的小纸片，郑重地交给了他们。

“高伯龙一来，局面马上就不一样了！”金星说起与高伯龙院士相识的场景，笑容满面。

茨威格说，在一个人的命运之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人生的使命。单看高伯龙的履历，51岁晋升教授，69岁评院士，属典型的大器晚成。但幸运的是，高伯龙遇见了激光陀螺事业，而中国的激光陀螺事业也遇见了高伯龙。

从此，共和国激光陀螺科研事业拉开了光荣与梦想的幕布，开启了艰难与辉煌的征程。

光之旅：瞄准前沿加速追赶

“我们起步已经晚了，如果现在不抓紧，啥时能赶得上”

正如公众对“激光陀螺”这个专业名词的陌生，很多年里，高伯龙这个在专业领域内如雷贯耳的名字，并不为大众所熟知。

翻阅有关新闻档案，各大媒体对高伯龙及其激光陀螺创新团队报道，集中在2014年。

在当年的报道中，高伯龙率领的

激光陀螺创新团队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这一刻，距离激光陀螺开始研制已经过去整整43年；这一刻，团队灵魂人物高伯龙院士却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

43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今回过头来看，团队的科研人员都说：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张斌在1991年保送就读高伯龙的硕士研究生。第一次来到这间由食堂改成的实验室时，他着实惊呆了：在这间放满了陈旧实验设备的“小作坊”里，竟然还放着油盐酱醋……

后来，张斌明白了：“为了节省时间，老师经常在实验室下面条。这些调料根本不是救急用的，而实验室常备啊！”

“自主设计”4个字背后蕴含的艰辛，或许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方能体会。激光器检测要求在封闭、洁净的环境中进行，没有空调，不能用风扇，高伯龙和同事们在密闭不透风的“大闷罐”里，通宵达旦做测试……

一次，高伯龙连续做了十几个小时试验，回到家中脚肿得连袜子都脱不下来。爱人曾珍珍看了心疼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为啥就不能悠着点干？”高伯龙笑笑说：“我们起步已经晚了，如果现在不抓紧，啥时能赶得上？”

激光陀螺虽小，却集成了光、电、机、材料等诸多领域尖端技术。它不仅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作为这一领域的后来者，高伯龙和他的创新团队一刻也没有停下加速追赶的脚步。某种意义上，“追赶世界前沿”这一目标始终牵引着他们，伴随着他们、考验着他们。

摆在高伯龙和团队面前的挑战，不仅是物质条件的艰苦。事实上，从起跑那一刻起，高伯龙便是广受质疑的“少数派”。

从“少数派”变成“技术权威”，这正是高伯龙传奇故事中最为激动人心之处。

1975年，在全国激光陀螺学术交流会上，高伯龙一鸣惊人——依照我国当时的工艺水平，必须采用四频差动陀螺方案！此言一出，等于否定了国内的通行方案，一时四下哗然。但高伯龙用扎实的理论和计算说服了众多与会专家。

次年，高伯龙写出中国激光陀螺理论的奠基之作《环形激光讲议》。直到今天，研究激光陀螺的人不学这本书，就不敢说“入了门”。

攻关之路多险阻。1984年，实验室样机鉴定通过时，一阵“冷风”袭来：由于美国彻底放弃同类型激光陀螺研制，国内质疑声再起：“国外的你们不干，国外干不成的你们反而干”。

“外国有的、先进的，我们要跟踪，将来要有，但并没有说外国没有的我们不许有。”10年后，某型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通过鉴定，证明了高伯龙所言非虚。

就在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鉴定顺利通过的同时，一批号称“检测之王”的全内腔He-Ne绿光激光器问世，引起业内轰动。这也意味着中国在镀膜膜系设计和技术工艺水平上实现重大突破，成为继美、德之后第3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加速追赶的成绩，让世界为之惊讶。捷报频传之际，高伯龙又盯上了新的高地——新型激光陀螺，并将目光投向激光陀螺最主要的应用领域——组建惯性导航系统。

那时，国内已有多家单位开展此类研制，采用国际主流的惯性导航系统。这个系统到底行不行？高伯龙再次给出与众不同的答案——必须给该系统加转台，否则无法满足长时间、高精度的惯性导航需要。

这个方案，又是一个无经验借鉴的中国特色。在一场专为旋转式惯

性导航系统召开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大多对此持否定态度。

这一幕，和1984年四频差动激光陀螺的遇冷，何其相似！高伯龙的答覆仍然是：埋头继续干，成功才能得到承认！

在他的悉心指导下，2006年12月，国内首套使用新型激光陀螺的单轴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面世。4年后，双轴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面世，精度国内第一。如今，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已成为国内主流。

光之焰：赤子情怀至真至纯

“穿着五块钱的背心，干着上亿元的大事”

2014年，激光陀螺创新团队走入公众视野。电视里，高伯龙院士那几秒钟的镜头，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穿着白背心，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两根弯曲的手指慢慢敲打着键盘……

有网友评论：“高伯龙院士穿着五块钱的背心，干着上亿元的大事。”也有网友说：“这是真正的伟大。”

如今，高伯龙院士去世两年了。但校园里那个佝偻的背影，永远印在很多人的心中——夏天，永远都是一身老式作训服，一双黄胶底解放鞋；冬天，不是一件军大衣，就是一件灰色羽绒服。

后来高伯龙的学生张文才知道，这件灰色的羽绒服，导师已经穿了30多年。张文听他总这样说：“穿习惯了，再买新的浪费钱，浪费时间。”

学生江文杰至今记得，1993年四频差动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鉴定出现问题时，高伯龙跟他说的第一句话：“我花了20年时间，花了国家那么多钱，搞成这样，我是有罪的。”当时，导师前所未有的沉痛语气让他深受震动。

多年后，早已是院士的高伯龙，在给中学毕业纪念册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唯一能安慰的是，没有做过亏心事，到底还干了一些事，对人民和社会能作交代，虽然还远远不够。”

科技报国创新为战的典范

■ 本报评论员

知识分子，要有以身许国的深厚情怀；革命军人，要有一心为战的打贏追求。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高伯龙，毕生心血研制激光陀螺，不愧为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创新为战的科技专家。

上世纪70年代，有着深厚理论基础的高伯龙投身激光陀螺研制工作。从那时起，他将国家和军队重大战略需求作为研究探索的矢志追求，把打赢面临的难题作为自主创新的终生课题，带领团队刻苦攻关、默默坚守近半个世纪，使我国激光陀螺实现了从无到有、从低水平到先进水平的飞跃，为武器装备跨越式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作为一名科学家，高伯龙的事业追求，因与国家需要和民族命运相结合而熠熠生辉。

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广大官兵特别是军队科技工作者要以高伯龙为榜样，坚定强军报国的崇高志向，牢记肩负的职责使命，不断激发“以国家之务为己任”的报国热忱，释放“国要强，我们就要担当”的奋斗激情，积极投身强军兴军伟大事业，努力创造出无愧时代、无愧历史的光辉业绩。

在外人眼中，高伯龙院士好像生活在真空中。但在子女眼中，这个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老头，却是位骨子里浪漫的父亲。

高伯龙的女儿高一华至今记得这样一个场景：“有一次我刚回家，就听见电视里男主角跟女主角说了一句‘我爱你’。没想到，我爸一扭头对着我妈也说了一句‘我爱你’。”

高伯龙住院期间，爱人为了陪护也住到院。高一华常常看着父母用纸笔交流出神。她觉得，看到父母，就看到了爱的模样。

《高伯龙传》中，高伯龙的挚友萧枝葵曾回忆了这样一个细节——

“孩子生病的时候，他常常是怀里抱一个，背上背一个，来医院找我看病。他很爱孩子，对孩子管教也很严……他鼓励孩子好好读书，不过多干涉，也没有什么具体辅导，就是跟孩子聊聊天，引导孩子，让孩子自立。”

张文的脑海里一直记着这样一幅场景——

高伯龙住院以后，他的同班同学、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士骥夫妇到长沙来探望他。病房里，两人聊起往事，竟一起唱起了当年的歌。唱完之后，杨士骥说：“可惜了，差一手风琴。”高伯龙接着说：“可不是，还少一把口琴呢！”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坐在一旁的张文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她“没想到教授还有这样一面”。如今，再次想起这幅珍贵的画面，张文有了新的体会：“他们其实年轻时的我们一样，爱唱爱爱。说不定，他们年轻时，比现在的我们还要潮呢！”

清晨，走在国防科技大学校园里，一张张青春面孔与我们擦肩而过。阳光下，年轻一代的脸上写满对未来的憧憬，一如48年前的高伯龙。

人微，激光陀螺实验楼里，一盏盏灯亮了起来。灯光下，张文和同事们聚精会神地忙碌着，一如48年前的高伯龙……

一束光可以照多远？一束光可以传递多久？答案，或许就在清晨阳光下的一张张青春面孔里，就在入夜后实验室亮起的一盏盏灯光里……

特赦令给了我重生的希望

——中秋前夕一批特赦对象被依法释放

2019年6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发布特赦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

经过有关部门的有序高效工作，一批符合特赦决定规定的老年人、未成年人、女性罪犯在炎热的夏天为我奔波取证。”站在法庭上的刘某宏激动的心情久久未能平静，“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能够在这样的节日与家人团圆是我不曾想到的事情，这个节日我会好好陪陪儿子。”

2018年，刘某宏因赌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服刑期间，不幸的事情在这个家庭发生，刘某宏的丈夫在2018年11月27日去世，留下了仅14岁的儿子小伟独自一人。在亲戚家，“感谢特赦，让妈妈回家，我不再孤单了。”小伟说，他会努力学习，将来做有益于国家的人，回报社会。

2019年9月2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刘某宏完全符合特赦的条件，根据特赦令的相关规定依法予以特赦。当天，刘某宏的姐夫也来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他说，习主席的特赦令，让我们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女性的特殊关怀，让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重拾往日的温暖。

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所属天堂河女所，刚刚过完19岁生日的田某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手中拿到了特赦裁定书。1年多前，失恋后的她开始沉沦，伙同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犯罪，最终获刑入狱，刑期1年10个月。

“经过综合评定，我们认为田某服从管理，学习认真，态度端正，在班内能够帮助学习吃力的罪犯学习，综合表现良好，无违法违纪行为。”天堂河女所副所长张拥春说。

2019年6月底，田某在所内每晚组织集体观看新闻联播时获悉了特赦这一消息。“看到自己符合‘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特赦条件，我非常高兴、非常激动。”随后，田某就书写了申请书。2个月后，她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特赦申请获批。

同样属于特赦决定中第七类罪犯的张某海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4个月，罚金3万元人民币，刑止日期为2020年3月29日。

张某海获特赦后的心情非常激动：“国家越来越强大，社会越来越进步，感谢国家和政府给我这次机会，早就盼着回家的一天。最想跟爸爸、妈妈、弟弟、外婆一起吃一顿中秋团圆饭，我现在特别想吃妈妈做的鱼。”张某海说，家里已经买好了月饼等他回家团圆。

每逢佳节倍思亲。现年77岁的乌尼某某做梦也没有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和家人再次团聚，还是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2016年7月15日，乌尼某某因犯非法制造枪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那种绝望让他一度有了轻生的念头。

9月3日上午，四川甘孜监狱内，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袁军宣读了对乌尼某某的特赦裁定。

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多时间的乌尼某某激动得有些声音发颤。他告诉记者，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意识到自己符合第六类标准时，简直不敢相信。“监区干部也为我感到高兴，家人和乡亲们得知后也特别的高兴。虽然我犯了罪，国家依然没有放弃我。”

“感谢习主席、感谢党对高龄、残疾罪犯的关心，让我叔叔在有生之年还能享受天伦之乐，中秋佳节能够与家人团圆。我们将以自家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来宣传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带头遵纪守法。”紧紧搀扶着老人，乌尼某某的侄子乌尼乌合眼含热泪。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记者刘奕湛、陈文广、熊琳、吴光宇、刘邓)



9月10日，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官兵来到驻地小学，与维吾尔族小朋友一起喜迎中秋佳节。安会永摄

